鍾惺集/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五 ◄

鍾惺集
卷四十六

► 卷四十七

卷四十六・題跋一

鄭季卿采木行引

或曰：鄭子少年俊才，不得志而為瀘州倅，鄭子蓋以官為戲者。今觀其《采木行》，感事刺時，何言之絕痛而悉也！豈其身在事中者耶？以是知鄭子非以官為戲者也。

歌行指目時事，與他作微異。要在雜以風謠，俾可觀采，若少陵《春陵行》是也。彼五言也。近李獻吉，有《土兵》《莖豆》《餘幹》等行，則七言，然篇差短。鄭子累千言，無顧瞻湊泊之勞，吾以見鄭子詩法焉。

然三殿災，本以示警，而采木以三殿為名；開榷紛紛，又以采木為名。由是言之，三殿雖勿災焉可也！

自題詩後

李長叔曰：「汝曹勝流，惜胸中書太多，詩文太好。若能不讀書，不作詩文，便是全副名士。」余憮然曰：「快哉快哉！非子不能為此語，非我不能領子此語。惜忌者不解。使忌者解此語，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。然余能善子語，決不能用子語。子持子語歸，為子用。吾異日且用子語。」

數日後，舉此示友夏。友夏報我曰：「長叔語快，子稱長叔語尤快。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，語亦復快！」

夫以兩人書淫詩癖，而能歎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，則彼能為不讀書、不作詩文語者，決不以讀書、作詩文為非也。袁石公有言：「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。」此語與余頗同。昔人有問長生訣者，曰：「祇是斷欲。」其人搖頭曰：「如此，雖壽千歲何益？」余輩今日不作詩文，有何生趣？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，長叔決不以我為非。正使以我為非，余且聽之矣。

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

觀古人全詩，或不過數十首，少或至數首，每喜其精，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。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，或亦有人乎選之，不則自選，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。故精於選者，作者之功臣也。向使全者盡傳於今，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譏乎？

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。庚戌官燕，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，欲選之。為湯嘉賓太史索去，遂不果。壬子，譚友夏選刻之金陵，至九十首，精矣該矣。予讀之，喜焉敬焉，有弘、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。使予讀文恪全集，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。刪選之力，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為之潛移而不知。然則友夏雖欲不為文恪功臣，固不可得也。

或曰：作者如文恪，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，若之何？予嘗與友夏言矣，莫若少作，作其所必可傳者。選而後作，勿作而待選。籲，談何容易哉！

【又】

詩文多多益善者，古今能有幾人？與其不能盡善，而止存一篇數篇、一句數句之長，此外皆能勿作，即作而能不使傳，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，思之惜之，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。若夫篇與句善矣，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於後，以起後人厭棄，而善者反不見信，此豈善為必傳之計者哉？故夫選而後作者，上也；作而自選者，次也；作而待人選者，又次也。古人所謂數十首、數首之可傳者，其全決不止此。若其善者止此，而此外勿作，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。此其識其力，古今又能有幾人乎？

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

新安程朗仲，異人也。生而慕仙道，好精物隱，至破產苦身不悔。忽有仙人神附之，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。落筆為詩文，無一近語，絕非世俗神言比也；書法精甚，真草惟意，筆筆出於鍾、王；又特妙於畫，自云從王中丞學之，古潤淡遠，情法爛熳。予親見其用銅尺，橫長二尺，從者長尺有咫，竅從者之兩端裁筆焉。兩人微用指掖之，以作書畫，遊移墨池中，悠悠然，亭亭然，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，非苟而已也。又前於袁廣文小修齋中，問予姓字，極服予所選《詩歸》，謂不錄《清平詞》三絕為是。其虛心如此。凡此皆文人事也。又書丹於石，作真書《首楞嚴經》一部。

予聞而稽首言曰：世之論太白，淺者以為文人，深者以為仙。然《楞嚴經》中以文士為應類，猶墮傍生；仙則進於是矣，報盡仍離六道。夫文人學仙，與仙人學佛，其願力不甚相遠。太白仙去千餘年，而以筆墨金石為人間作佛事。蓋文人之業，以仙懺之；仙人之業，以佛懺之。其精進何有窮時？

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，其法曰「太陰煉形」。太白死而歸依淨土，是亦佛法中之「太陰煉形」也。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。觀朗仲書《楞嚴經》，自度度人，其亦曰有此破產苦身不悔之志，豈惟作仙？進而佛焉可也。此太白佛心也。

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誌冊子

富者餘資財，文人饒篇籍。取有餘之資財，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，其事甚快。非惟文人有利，而富者亦分名焉。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？非人也，天也。奚以明之？資財者，造化之膏脂；篇籍者，造化之精神。浚膏脂以泄其精神，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。人不能甘，而造化肯聽之乎？故曰天也。嗚呼，此資財之所以益蠹，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！

友人潘景升，著書甚多，所緝《三吳越中雜志》，事辭深雅，心力精博，蓋地史之董狐也。募刻於好事者，而多不能給。予謂此雅事也，昔揚子雲作《太玄》，蜀富人賚錢十萬，求載一名不許；今開口向人，已出下策矣，況言之而不應乎？

錢受之曰：「今天下俚詩惡集，闐咽國門，此其剞劂之費，豈非資財所為乎？」予曰：「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，無損於精神，而徒用其膏脂，虧其一焉，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。」

摘黃山谷題跋語記

題跋之文，今人但以遊戲小語了之，不知古人文章無眾寡小大，其精神本領則一。故其一語可以為一篇，其一篇可以為一部。山谷此種，最可誦法。如《書贈韓秀才》則曰：「治經之法，不獨玩其文章、談說禮義而已。一言一句，皆以養心冶性。事親處兄弟之間，接物在朋友之際，得失憂樂，一考之於書。」《書朐山雜詠後》則曰：「其人忠信篤敬，抱道而居，與時乖逢，遇物悲喜，同床而不察，並世而不聞。情之所不能堪，因發於呻吟調笑之間，胸次釋然，而聞者亦有所勸勉。」《書鮮洪範詩後》則曰：「今觀鮮長江之才，可謂困頓州縣者也。使之學不盡其才，名不聞於世，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。」《跋浴室院畫六祖師》則曰：「人有懷道之容，投機接物，目擊而百體從之。」《跋東坡畫石》則曰：「以富貴有人易，以貧賤有人難。晉文公出走，周流天下，窮矣，貧矣，賤矣，而介子推不去，有以有之也；反國有萬乘，而介子推去之，無以有之也。能其難，不能其易，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。」《跋東坡書》則曰：「學問文章之氣，鬱鬱芊芊，發於筆墨之間。」《書贈卷後》則曰：「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，又廣之以聖哲之學，書乃可貴。若其靈府無程，政使筆墨不減元常、逸少，祇是俗人耳。」《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》則曰：「翹叟屢索此卷，恐為人盜去。夫不疑於心，物亦誠焉。翹叟一動其心，遂果被盜。昔季康子患盜，孔子曰：『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』誠然哉！」《書贈陳繼月》則曰：「惟用心不雜，乃是入神要路。」《跋范文正公帖》則曰：「用筆實處，是其最工。大概文正妙於世故，想其鉤指回腕，皆入古人法度中。」《跋王荊公禪簡》則曰：「余熟視其豐度，真視富貴如浮雲，不溺於財利酒色，一世之偉人也。」《書舊詩於洪龜父》則曰：「龜父筆力可扛鼎，他日不無文章垂世。須要盡心於克己，不見人物臧否，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。」《書嵇叔夜詩與侄榎》則曰：「視其平居，無以異於俗人，臨大節而不可奪，此不俗人也。」《題元聖庚富川詩》則曰：「聖庚以王事行，忘鞍馬之勞，而以詩句賞江山，可謂能不息者也。」《題楊道孚畫竹》則曰：「庖丁解牛，梓慶銷，與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同一樞紐。」《題張仲謀詩後》則曰：「用意刻苦，故語清壯；持身豈弟，故聲和平。」

看山谷題跋，當以此數條推之，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。其胸中全副本領，全副精神，借一人、一事、一物發之，落筆極深、極厚、極廣，而於所題之一人、一事、一物，其意義未嘗不合，所以為妙。

【又】

東晉崇尚任達，膚者題之曰韻，曰不俗。其濫而無檢，至謝幼輿極矣。然石頭對王處仲數語，勁氣直節，足以折亂賊之萌，陳玄伯不能過之。正黃魯直所謂「臨大節而不可奪，此不俗人也」。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，而漫然竊其任達之似，以求韻求不俗，豈不遠哉？

每讀蘇、黃遊戲翰墨，中忽出正語，使人肅然敬戒，凜然不可犯，輒以謝幼輿事思之。惺又題。

題默公廬山結社卷

謝監自許生天在後，成佛在前，蓋緣胸中有「慧中文人」四字耳。此四字尚未能出脫，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？

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，而佛以為應類，未離六道。陶公飲酒賦詩：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，茲山面目，久落其眼中矣。遠公欲其入，而攢眉不肯。夫惟不肯，遠公所以益欲其入。

由此觀之，世之求入者，皆遠公之所不與也。天下事有機緣，莫不皆然。老默視社中諸人，於陶、謝二公何居？吾亦以觀老默，所謂「二兒之優劣，乃樂、衛之優劣也」。

題酒則後四條

一之神：觥船騰錯，雜沓囂喧。神一亂，便減歡情；加以矜莊，更離真境。善飲酒者，淡然與平時無異，其神閑也。曹孟德臨戰，如罔欲戰；淝水之役，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。飲中何可無此神宇？

【又】

二之氣：禽之制在氣，故能以小伏大。酒場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，即百船一石，喉間不無茹吐之苦。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，一時酒人色奪。而平日傲杯爵之人，亦頓自鼓舞思奮。酒場有此，差亦可廉頑立懦。

【又】

三之趣：沈湎委頓，不為不苦；而昏夢號呶，亦復安知此中之樂？無飲中之苦，而有其樂，惟妙於醒者知之。至於出沒有無，半酣者尤得其妙。太白云：「但得醉中趣，勿為醒者傳。」此為徒醒者言耳。妙於醒者反是。

【又】

四之節：「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」從心所欲，從容中道，聖之時乎？「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，」居然孔氏家法。直以自然，故能妙中。

題血書法華經

每見頂骨念珠、血書經，為之骨驚。古名宿不難以其身徇法，堅人信心如此。持此心以事君親，刳心捐脰可也。此卷是僧元明所書，序為仁宗皇帝親製，皆書御諱。惺嘗謂佛法尊信，本朝最有力，而其跡不露。大聖賢作用，與前代梁、唐之主不同。

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》文餘集題跋一止此）